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六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孝宗皇帝九

拋降
郊祀
詔
放免
借賑
貸米

乾道六年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拋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蓋爲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盱眙龔鋈奏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准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龔鋈所陳止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椿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引見
疎決
罪人

臣留正等曰荒政之修至於免放租稅賑貸穀粟
仁矣然自唐以來放免者或督之如故賑貸者或
責之必償一時貧民莫被實惠今 壽皇寬江東
之丁稅則州縣依舊科取之錢重行禁戒念盱眙
之贍給則總司拘還之米特與除放其仁如天臣
於 壽皇見之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疎決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 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
三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 上親臨問釋二
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閱逋
負名籍釋繫囚一千一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

張栻言定模
規先拭

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厯厯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減仁哉壽皇聖帝之心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奸不私於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
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
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
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詔審
覆刑
書

臣留正等曰儒者論治大率開導人主先定規摹
世或以爲常談不知規摹一語深切治道孔子欲
爲政於衛則曰必正其名孟子欲當路於齊則曰
反手而正此固孔孟規摹也儒者宗主孔孟一旦
抗身於天子左右從容講摩苟其當時規摹未定
悠悠玩歲詎得已於言哉張栻自遠外來甫一進
對首及於先定規摹而壽皇聖帝則曰奕者舉
棋不定猶且不可一言悟意非理到者歟

辛未臣僚言切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此書蓋
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況其利害禍福
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

諭守
臣鹽
事
嚴整
乃治
軍之
要

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臣留正等曰周公作立政其及庶獄者凡四而終
必曰勿誤至呂刑之作歷陳五刑之用而審克一
語亦四及之正惟刑之不可不敬也 壽皇聖

帝責兩省侍從詳覆刑書其得成周敬刑之意與

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 上諭鹽事

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 乙亥趙

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

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 上曰嚴整乃

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陳皆今

日軍政之弊

臣留正等曰郡國之置軍久矣建一府必曰軍府
列一州必曰軍州示不能去兵也今府若州隸尺
籍者不少要皆緩急非所恃正惟典司戎政之臣
訓齊閱習不知嚴整姑求具文而塞責也廓以治
軍務在嚴整告 壽皇聖帝而天語俞之廓其能
嚴整者哉

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
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
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
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
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爲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

張栻
請寢
諫陵

賜岳飛額
廟

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雖
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旦必治其實而不爲虛
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棧見上上曰卿知
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
起棧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
矣上曰何事棧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
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之默然久之棧因出
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

廟爲額從州人之請也

臣留正等曰忠義者人臣之所當然然非遭逢明聖之君則無以自顯於天下忠臣義士有誅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身雖歿而身益彰者皆自夫明聖之君有以發揚之也雖然忠義者士氣之所繫士氣之消長國之興衰從之有天下者將以維持龜鼎以傳于千萬世不於此注意可乎壽皇旌岳飛之忠即武昌所建之祠而錫之忠烈之號不但慰飛於九泉而已使天下之事君者皆翕然而知勸士氣其有不振者乎

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

崇尚
簡易

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
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
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
蚤爲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晷回萬務有餘
裕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今天下之治尚虛名者實效必廢
崇實效者必無事乎虛名其理然也近世文移煩
多自常情觀之若未足深病而 壽皇因議臣之
請俾之革去蓋欲天下之事皆超乎簡易而不事
乎煩苛也其旨不亦遠乎

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 祖宗時三司

賦庫融
財南通

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
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爲割戶部經常之
費爲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
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
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
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
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
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
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令陸之望
同措置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
廣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

糴常備
平糴
賑

講明
軍政

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
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
平賑糴上曰即爲施行

臣留正等曰祖宗設常平之法最爲嚴密雖奉
勅支移許以執奏以史考之每遇水旱凡所謂荒
政者無一不舉而其積蓄最多其惠澤最廣者常
平也今觀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
此豈非我朝之家法歟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進對論恢復大計上曰
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上曰會稽八
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

造月具數目申奏 上曰甚好已令修葺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當
無事之時士大夫指兵爲不祥之器不復見於議
論間其雍容氣象非不甚美而卒然緩急則無以
禦之故無事而忘戰者君子之所甚畏也乾道之
間天下亦可謂無事而 壽皇以自治爲上策雖
守臣進對之際而天語諄諄講求軍政未嘗少釋
所謂有備無患者歟

新權知饒州江瑒進對 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
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
加意治之如二廣 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宜有

命勸
誘廣
南耕
田

戒郡
守擾
百姓

乞留
意遠
地監
司郡
守

以拊卹之 丙寅新知真州常禋進對奏寬民力事
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 臣僚言比年監
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
悉稱陛下揀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
則之臺之省以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
見省則愬之州州不見省則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
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
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
爲加嚴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於
天下何嘗有所間哉然而近者利病易見遠者情

偽難察此論者所以尤汲汲於遠也觀乾道臣僚之奏而宸旨俞而行之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亦何以加此哉

升南
仲配

命武
臣觀

修寧
國府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爲武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爲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令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上曰亦使之知知寧國府姜詵劄子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飢民除已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今採訪得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

遵守
成法

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處申尚書省 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 祖宗成法 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臣留正等曰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而孟子亦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自古創業開基之主其更歷多其思慮遠夫是以立經陳紀皆足以貽子孫及至中世以後貪功生事之臣輕紊舊章遂至於潰亂而不可救推原前代禍敗之興鮮不由此 壽皇灼見古今治忽之本故聖語

有云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大哉言乎
誠萬代之龜鑑也

不用人責小過

是月復勅令所 九月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
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長者必護其短其大
節苟可稱則其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宗不以小
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廢魏證卒之謀
謨諫諍皆爲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人
責小過之失而 壽皇灼知爲今日之弊聖謨洋
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乎

更差役法

是月詔役法爲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